

她厌倦和专一的
男人共同生活了。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黑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

083545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黑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

编者的话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张资平的性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 40 余年了，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

张资平（1893——1947）广东梅县人。1911 年进入日本东京地质学系学习，其时开始文学创作，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

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故而被斥之为专写“三角恋爱”的作家，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继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

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他写军阀、妓女、嫖客、大亨、旧知识分子和众多和底层劳动者。确实，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

君展和弈芳的同栖生活，是由他们在大学学业的前一年秋初开始的。他们真的相认识后没有多久就匆匆地结婚了。的确，他认识她虽不久，但他实在十二分的爱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虽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说是瘦削，并且她喜欢穿时髦的西装——她的同学都嘲笑她穿的是女优式的西装——搽香气浓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独身男性的同学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君展是个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论面貌不能说是很出众。尤其是他的两颗门牙微微地向前突出，由侧前看来，他的唇合拢不来，就有点像猴嘴。不过他喜欢时髦的装饰，和女同学一个样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计还可以，时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轮着穿。

他们在大学一年级时，X 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变革。改革的结果，君展的朋友，同乡，亲戚们在军政界上活动的很不少。就连大学的当局的一个，也是他的同乡的亲戚的朋友的兄弟。于是无条件地

不受学年考试就一年级编入二年级了。并且他一面在大学里念书，一面在西装的襟角上又挂上一个某政治机关的铜质徽章。听说是什么秘书，月薪……差不多一百元。这恐怕是弈芳恋爱他的最重大原因。

那年秋 X 城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时候，社会的秩序才渐次地安定下去。在这个新建设期中，人材当然很缺乏，未毕业的大学生出来社会服务的很多，不单君展一个。又不单男的大学生，女的大学生也不少出来做社会工作的。当时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风气很流行，所以弈芳也跃跃欲试。不过她反省了一反省后，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特长，文章做起来不十分通，字也写得不甚佳。勉强可以认为自己的长技，只有唱歌和几种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剧。

君展是置籍大学的政治科，弈芳进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后来改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学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们原不认识的。自 X 城的政治改革后，大学的同学会也随着要改组，君展在军政界上交游广，结果被推为学生会的主席了。学生会成立的那晚上开了一个游艺会，弈芳担任了一出跳舞和演新剧的一个角色。君展因为订定游艺会的 Programme，和弈芳接谈过几回。他羡慕她，因为她在他眼中的确是个长身玉立的美至人，她羡慕他当然是他在社会上的活动能力了。

过了阴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这一星期中，他

俩一同看戏，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欢聚了几天。每夜里都是他雇辆汽车或马车送她回家去。他也到她家里坐过几次，但因为事忙，她约了他几次在她家里吃饭，他都拒绝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车走下来时，在她的红醉的嘴角上亲了一个吻，她也不像前几次的那样拒避他了。她虽然稍微把头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会，但立即翻过笑脸来笑向他低声地说：

“那么你快点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来哟！要早一点来！”

他只凝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化成一阵阵的白色水蒸气，他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给她的气息醇化了。在微明的门灯下的她醉颜也分外的鲜艳。他只凝望着她，不会回答。

“傻的！尽望着人做什么？还不快回去！”她一面说一面在敲门。

“你的妈妈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动地问她。

“还在那李家那边抹牌也说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们听见放鞭炮的音响，都沉默了一会。

“你看还有人放鞭炮呢，还早得很。叫你多坐忽，总不听人的话。”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馆里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愿意久坐。”

“那要怎么样的地方你才喜欢呢？”他笑问她。

“我要，要……”她斜着他，再给了他一个媚笑。

她家里的妈子把门开了。

“你的兄弟在家里么？”几次到她家里的经验迫着他发这个质问。但到后来他想，就这样的问她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他么？近来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里。还不是一样的喜欢赌！隔新年还没有几天，他哪里有心绪一个人守在家。”她说了后故意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不寂寞么？”他一面说一面想，假定她家里没有这个妈子时……但看她并没有一点诚意让他进去。

“寂寞还不是要过去。”她再叹气。

“那么明天再会。”他很决意地向她点了点首。

“那么，明天早点来，不要叫我们焦望。”

君展一个人坐在汽车里，一任车夫向冷暗的空中驰骋。他只坐着痴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准备就不愿意接自己到她里去的理由来。据她说，她家太脏了，也没有一点可以看得过去的陈设。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已经看过了，还怕什么呢。他想，她家里的确太不干净了。单是养了几只母鸡一件事，他就觉得十分讨厌。他一进去就看见院子里，堂屋里和天井里都是整千整百堆的鸡粪，也不见有人去打扫。他们像看惯了般的，不觉它肮脏。她实在不像是由那家里出来的姑娘。

君展闷闷地想了一会，汽车驶出到电车路上来了。街路里虽减少了些行人，但电车还是一样的飞

驰，街灯还是一样的辉煌，酒楼茶馆里也还是一样的喧嚷。

他回到旅馆里来了，他开的房间是在三楼的一隅，正向 X 湾。他走上楼来，他的几个同乡还在那边抹牌。

“想不到你这样早就回来了。她不留你么？”甲一面抹牌一面向着问。

“哪里！不要说笑。”君展回答他。

“的确是个尤物！”乙说。

“是个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痴的。”丙笑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展侧！可惜平仄不调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鸣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据我看来，你们的关系像很深了。她对你该有什么表示吧？”乙问她。

“浅得很，浅得很！我们相认识还不满两个月呢。哪里谈得到什么关系！”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总该有了吧？”丁跟着追问。

“哪里有这样容易！”君展笑着说。

“君展，你如果再长漂亮一点，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气地说。

“这也不见得。女子和男子不同，听说越美的女子越喜欢丑男子，因为要这样才显得出她的美丽。唯

有丑女学生不自知其丑，偏要拣肥择瘦地找美男子。”

“你这个议论倒很新颖，可以算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吧。”丁在嘲笑甲。

“那么像我的尊容怎么又不见有一个女学生来向我攀交呢？你看我比君展怎么样？谁长得好看些。”乙说着自己先笑起来了。只有丙不说话了。他们都偷望丙，看见丙的像蜂窝般的脸皮通红了。

他们不敢继续说笑了，重新热注到麻雀牌上去。

“她还有点封建思想，有点讨人厌。”君展坐下来后说了这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视桌上的牌一面问他，“糟了，糟了！九索过了我还不知道！”

“谁叫你只顾贪说笑！”丁说。

“她对于结婚的仪式像很重视般的。她说先要行订婚式，后再举行结婚式。我觉得这样未免太花费了。所以我对她想放弃了。”

君展的视线透过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见几点微明的星火在湾面浮动。也听见外面马路上的轰轰的电车的音响。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从弈芳家里出来时已经午后

四点多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谦恭的，很亲切地送他到街口来。印在他脑里的一个不好的印象像又加深刻了一点。

——今天总算是欢乐的一天。自己太孤独了，看不惯他们母子姊弟间之暖和亲爱。他们真可以说是享天伦的乐事。只有自己是个孤独者，不要再嫉妒别人了。

他终和她举行了一个订婚式。订婚式很简单，交换戒指，共同拍照。此外在她家里设了两台酒席请了十几位女客，同时君展也在一家酒楼上请了二三十位同乡和朋友来证明他和她今后再没有自由向他方面发展了。

订婚后的第三天，君展又约了她同到剧场去看才由美国回来的新剧团的演艺会。

十二点钟前后，她如约到他的旅馆里来了。他才起来在洗漱。

“吃过了饭没有？”君展一面抹脸一面问她。

“早吃过了。”她懒懒地坐在他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过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剧场的楼上吃西餐去吧。这旅馆里的饭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阵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双唇间流泻下来。她看见心里有点作恶。

“美国新剧团今天演的是哪一种脚本呢？”弈芳无意识地问。她说了后走到向骑楼那边门口来。

“罗蜜欧和朱丽叶。”君展洗嗽完了也走过近骑楼那边来。他拿了一张剧场的广告给她看，也凑近她的肩侧来看。她顿时闻着一种臭气。

“××部下星期要到我们去演戏筹款呢。”她说站起来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这个脚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经把它译好了。”

“那么你扮朱丽叶么？”君展笑着问她。

“谁扮罗蜜欧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说。

“仲瑚也会演戏么？”他又感着一种奇特的惊愕。

“比我还演得好呢。”她的双颊微微的泛了一点红潮。“他在北京老不念书，只管很热注地去习演剧。两姊弟不该演这种爱情剧吗？”

“表演艺术。有甚要紧呢。”君展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总有些涩涩的感情。

他们进 T 剧场时天气还很好的，但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丝丝地下起雨来了。

他俩站在剧场门首争执了一会，他说先回到他的旅馆里去，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里。

争论的结果还是她赢了。但那晚上还是可纪念的一夜。

再过两星期，他俩结婚了。在 X 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开始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结婚后的他俩的生活异常的平凡。她跟着时日的经过对家庭也愈觉厌倦。对

君展的劝慰，她没有一句接受过，她像要对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结婚后不满三个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的变革。在军政界中的同乡，朋友亲戚也减少了许多。他的某机关的秘书也没有得当了，只得写信到南边去叫家里汇钱来用。弈芳也就渐渐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时也很自愧，因为自己虽然有点讨厌君展穷，但他对她的金钱的要求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没有拒绝过。

——他还是个可怜人！他还不是一样地供给自己么？自己兄弟的零用钱都是他供给呢。

她虽然有时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觉得如何地十分难过。她想对他的金钱的需求不过是件小小的罪过吧了。

——我怎么能为他省区区的金钱而牺牲我的装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装饰之外呢？

到后来，君展也觉得家庭乏味了。并且心里还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忧郁。他想，能够把家庭解散就多用几百块钱也算了。但是现实告诉他现在是不可能的。

未结婚前，他曾介绍她到××部里当了个股员。现在天气渐热了且因身体的关系就辞了职。现在他俩都算失了业，只有她的兄弟的由君展介绍的国立银行里的行员的位置还保存着。银行的经理早换了，

但仲瑚的位置还能够保持，这是何道理呢？一般说，因为他是个小白脸，美男子，金库科长很爱他。

君展到了下学期还是回到大学里去上课，弈芳却废学了。君展不在家时，她一刻都不能留在家里。她不进剧院就回娘家里去，每次回娘家里去就连歇三四晚不回来。君展也没法子奈何她，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君展因为弈芳对他的疏远，新认识一位女友，是文科里的同学。这位女同学和弈芳也约略认识的，姓杜名绮兰。杜绮兰本来赶不上弈芳的美，不过有个团团的脸儿带几分媚力；但在现在的君展的眼睛里却比弈芳美。因为弈芳因身体的障碍减损许多未结婚前所有的美。

其实杜绮兰对君展完全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君展太殷勤了，人情难却，和他看过几次剧，上过几次酒楼罢了。绮兰常向君展说要来看弈芳，但他表示十二分的拒绝。到后来他还是引她来了。弈芳很像欢迎绮兰，不表示稍微的嫉妒，这使君展发生了一种惊异。

君展和她是阴历正月间结婚的，到了九月初旬她分娩了。生了一个黄头发的女儿。据她自己说，她家的遗传，多长黄头发的。

这个婴儿很可爱，但君展总不十分喜欢她。不过要尽的义务——做父亲的义务——还是非尽不可的。为这个女儿应做的一切，君展还是履行了，弈

芳看见君展这样的热诚为这个女儿，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对他也就恢复了几分的旧情了。

三

因为君展姓白，她就为女儿取名珍珠。

“白珍珠！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她强迫君展同意。

“名字不外是个符号，叫瓦片叫石块也可以，叫阿猪叫阿狗也可以，没有多大关系。”君展分外冷淡地说。这时候弈芳唯有脸红红的不说话了。

快又近新年了，还只差十多天。君展觉得今年冬天的空气特别冷静。一天午后，过了年的第二天下午，君展由外面回来，才进门，觉得今天格外的冷落，一点声音没有。平日回来用的吴妈定出来迎他的，今天连吴妈的影子也不见了。

——一点点的伤寒咳嗽有什么要紧！但她总是大惊小怪的，服药，请医生，闹得天翻地覆，一家不宁。像这样的，真叫自己不能在家里多坐一刻！

君展走过了堂屋，到后房的角门首了。他听见弈芳在房里和一个男子说话。他吓了一跳，忙住了脚，禁不住往下听。

——不是我不想起来，是怕姊丈多心。

君展知道来客是仲瑚了。

——那不是笑话么？弟弟来看姊姊都有什么嫌疑么？

——不过……

——不过什么？弈芳的笑声。

房里沉默了一会。

——你看有危险没有？体温像又高了些。不至于死吧。你试摸摸她的额角，热得厉害呢！

——不要紧吧。这剂药服下去了后可以转身吧。真长得好看！怪痛人的。

——这是母系的遗传。像她的父亲就丑死了。弈芳的笑声。

——母系也不见得什么标致吧。仲瑚的笑声。

——什么意思？大妈我没有见过，我想总赶不上家里的妈妈好看吧，不然何以父亲生前不愿和大妈同住，单把你接出来呢？

——那也不见得，这是年纪老了的的关系。

——照姊姊看来，大妈该是很体面的，不过姊姊实在有几分像父亲，第一点就是体格。这么的一张嘴完全和父亲没有两样。

——讲到父亲，我真恨他不过。那个老昏头早死了早好！你再莫提他了。你的母亲也是个笑面虎，所以把我的妈妈害得一世不得出头。她不单对不住大妈，还对不住父亲呢。等到父亲死了后才对我讲了许多假仁假义的话。

——我比你还讨厌她！

——所以我说现代的世界完全是个矛盾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完全是由整千整万的矛盾事实造成的！像这种社会不打破怎么得了！你看我们的精神生活何等的痛苦！

——那是自己不好，不要再把过失推给社会了。一般失意的人都在骂社会，真的听得讨厌了。骂社会之先也得骂自己吧。

君展站了一会听不出什么头绪来。他不知不觉间自然地咳了一声。

仲翊忙由内房里脸红红地走出来。

“姊丈回来了么？”

君展看见仲翊今天穿的西装特别漂亮，美男子格式已经十二分的全备了，连他也觉得有点可爱。只有那条鲜红的领带实在有点刺目。君展又看见他的外套都披在身上没有卸下，刚才紧缩了些的胸口又宽裕起来了。

跟着老妈子也由后面的厨房里出来了。君展也只能和仲翊很客气地招呼了几句话就走进房里来。他看弈芳的态度很安闲地坐在床里袒着胸脯。小孩子衔着她的一个乳嘴像睡着了。她看见君展进来只说了一句：

“回来了么？”

君展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下了帽子再脱马褂，随后就出来招待仲翊。他们只对坐了一刻，彼此都像在戒严中没有话可说，仲翊告辞走了。君展

也不留。

他小孩子昏睡了两天还不见好。君展只得请了一个医生来诊视。因为小孩子每夜里哭得很可怜，他也不能安睡。医生来诊了，说是患了茵胡劣缘咤症，在家里看护不好，要入院才可以望早日平复。

弈芳抱着小孩子进病院来时，院长说有点迟了。弈芳却不相信是进院迟了，因为她原来就不赞成进病院的。她只说是在途中车子里加受了点寒，所以难治了。当然，她只埋怨君展。

院长说，能够把今夜挨过去，到了明天或可望转机，所以今夜里要特别的看护得好。弈芳因为近这几天来疲倦极了。要君展陪她们母女在病院里住过这一夜。君展先想拒绝，但到后来知道拒绝不了，就答应了。

弈芳很热心地在看护小孩子，君展只坐在她旁边打盹。他听见小孩子微微在咳嗽。咳嗽之音有点像在远距离的犬吠。

到了夜静十二点钟的时候，小孩子像睡熟了。弈芳把君展推醒。

“小孩子睡了，你也睡一忽不好么？”君展揩着嘴角上的涎沫对她说。

“我睡不着，有点害怕。你还是起来陪陪我。”

君展睁着倦眼望了望她，他发现她在拿一条汗巾揩眼泪。但是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我问你！小珍珠万一有什么，你怎么样？”她